

乙丑
重編

飲冰室文集

冊
哭

乙丑重編 飲冰室文集 卷四十八

第三集二

新會 梁啓超

政治之基礎與言論家之指針

此問題實極庸腐之問題也。吾拈此題何意。吾方欲稍輟其積年無用之政譚。而大
致意於社會事業。吾且望國中之政論家亦稍改其度焉。吾又懼誤會者以爲是導
民以漠視政治也。故爲此篇以申明政治基礎在於社會之義。

政治基礎在於社會耶。抑社會基礎繫於政治耶。更申言之。必先有良政治。然後有
良社會耶。抑先有良社會。然後有良政治耶。此二義者。蓋各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吾方持政治基礎在社會之說。設有難者曰。今日社會種種罪惡。強半皆政治現象。
所造成。政象不變。其導社會日趨於下者。且不知所屆。而從事社會事業之人。乃如
捧土以塞孟津。雖勞何補。此難。吾固無以爲應也。又難曰。社會事業強半須政府積
極扶助。啓發。然後能成。卽不爾。亦須消極的放任。乃有發榮滋長之餘地。而在惡政
府之下。時或不惟不助長之。而更摧殘之。則所謂社會事業者。何由自存。此難。吾又

無以爲應也更難曰社會事業殖其萌蘖已大不易而政治現象既予人以不安一有變故遂見破壞人人有汲汲顧影之心誰肯從事此難吾又無以爲應也若此者使吾更代之廣爲設難其辭可以累萬言不盡而吾皆無以爲應既皆無以爲應然則吾儕暫且置社會於不問而設法先求得良政治以爲改良社會之資何如如有法可設吾寧不欲雖然吾又熟思求得良政治之法矣蓋欲得之惟有二途其一則希望昊蒼忽錫我以聰明睿智聖文神武之主權者而其人又如佛典所說之觀世音千眼千臂舉一切政治無鉅無細皆自舉之而一一悉應於吾社會之要求如是則政治不期良而自卽於良而不然者則其二必由生息此國之人民分任此國之政治其人民能知政治爲何物能知政治若何爲良若何爲惡其起而負荷政治者人人皆有爲國家求良政治之誠心人人皆有爲國家行良政治之能力苟其心有不誠力有不逮者將不能見容於政治界夫如是然後良政治可以得見夫如是則其結論已復返於社會矣平心論之政治與社會迭相助長如環無端必強指其緩急先後之所存無論毗於何方皆不免偏至之誚而吾儕欲以言論自效於國者

揆諸與父言慈與子言孝之例若爲立於國家機關之人人說法耶則當昌明社會託命於政治之義使其知責任之所存若爲國家機關以外之人人說法耶則當發揮政治植基於社會之義使其知進取之所自苟誤其用焉則吾言或不生反響或生矣而恰反乎吾所預期此最不可不慎也今吾欲問當世之言論家爲欲與政府當局諸人言耶爲欲與多數國民言耶如欲與政府當局言也則吾敢信其決無反響如欲與多數國民言也言一不慎則或無反響或生惡反響二者必居一於是曷言乎與政府當局言決無反響也吾非謂當局之必詭詭距人而於當世之言論有所不屑聞不願聞也彼蓋實無省聽輿論之餘裕吾國官吏社會其情狀之奇特乃爲吾儕所莫能擬議無論何人入乎其中殆不能不與之俱敝夫吾固與言論界因緣甚深之人吾不敢蔑視當世之言論吾良能自信雖然吾亦嘗一度立於政府當局而吾在此期間內幾未嘗一寓目於報紙吾非有所厭鄙吾有涯之精力旣已悉疲於簿書期會朝命輿出晚就牀瞑僂然而已客有與吾作政談者吾輒唯唯不知所對此雖由吾才力綿薄不足以堪煩劇然還觀他人則又曷嘗不猶我吾之言此

非他。凡以證明報紙上之政譚。決無由入於當局者之耳。而使政治現象生毫釐之反響也。然則以立言爲職者。毋亦爲當局以外之多數國民言之耳。然吾又謂其或無反響。或生惡反響者。何也。吾與多數國民言某政。應與某政。當革雖多數國民皆爲吾言所感動。而彼決無力以左右政局。亦惟夢想而已。坐視而已。外國輿論所以能左右政局者。其國會爲輿論所左右。其政府爲國會所左右。故其輿論直接左右國會。而間接左右政府。然爲輿論所左右之政局。其遂足稱爲良政治與否。尤當視其輿論之是否正當。是否適應。今我國果有正當與適應之輿論與否。吾殊未敢言。輿論能否有左右國會之力。吾殊未敢言。以吾觀之。吾國至今蓋未有所謂輿論者。存吾儕少數搖筆弄舌之人。自抒己見。殊不足以冒輿論之名。而真足稱爲輿論者。大都不正當。不適應。卽吾儕所抒區區之己見。其果爲正。爲適與否。亦良不敢自信。又就令已有國會。而吾儕之區區己見。殆斷未必有左右之之力。然此皆勿具論。吾但爲直截了當之一言。抉其情實。吾中國今日並國會其物而無之。則一切政譚。何緣有反響。以及於政局。吾儕搖筆弄舌者。自命爲大聲疾呼。而其實。乃不過私憂竊

數其必無反響可斷言也。夫使僅無反響則吾爲辭費而已。吾苟不以此爲病則吾恣言之固與世無患也。雖然吾最近乃深覺此種政論其極容易發生之惡反響有二焉。其一聽吾言信吾言者夢想吾所描寫之政象欲求其實現焉而終不可得則以爲國事遂無可望乃嗒然若喪頽然自放以致國家前途最有希望之人皆流爲厭世一派此一種惡反響也。其二聽吾言信吾言者夢想吾所描寫之政象欲求其實現焉而終不可得於是乃激而橫決日圖推翻現在之政局或草變現在之國體以陷國家於奇險之境此又一種惡反響也。第一種反響既已可傷第二種反響則尤可懼。要而論之在今日欲作政譚無論若何忠實穩健而終不免略帶一種激刺煽動之性質吾則以爲在今日而爲政治上之激刺煽動則國家所受者實利少而害多故吾滋不敢易言謂余不信請更申其說。

大抵政譚之種類概括言之不出三種。一曰臧否人物。二曰討論政策。三曰商榷國制。臧否人物者蓋偏信人治主義以爲政象所以不善皆由不得其人。吾以輿論之力排蠹政之人而去之政斯理矣。此其言甚持之有故吾無以難也。此種輿論之反

響或能使貪墨闢冗之吏挂彈章懼法網其他亦有所警懼而稍自斂吾亦豈敢謂其絕無小補雖然推此種論旨之所在其注重者決非在區區地方小吏而恆在當局極有力之人然當局極有力之人決非此脆弱混沌之輿論所能搖動則草中狐兔雖盡何益夫狐兔能盡猶可言也然去一狐兔亦還以一狐兔易之沈思諦視卻爲何來更進一步當局有力者果能因吾言而解職則吾之志其可謂遂矣而繼其職者究能如吾心目中所期耶吾信其決不能也且舉國中有能如吾心目所期之人耶吾信其決無有也既已不能既已無有則攻某甲而去之不過爲某乙造出代興之機會而於政治果有何影響者不寧惟是勢必長排擠搆煽之風而使政象更蒙其害耳若更進一步國之主權者而爲臧否論所動或翩然引退以避賢路則讀者試思國中敢承其乏者更何人承乏者之所爲是否能有以遠過於今日而其時全國更作何狀者是故推臧否論之所極其勢必至舉國中無一人足當政治之衝而最後之結論除非將內外大小一切政治機關悉請外國人代筦庶幾足以致治此非吾過激之言也以吾直接間接所聞其持此論者蓋不知凡幾然則此種言

論所生之反響。不過無形中製造無數之宋秉峻、李容九一流人物。吾果何仇於國。而忍出此要之臧否人物者。不外取場面上之人物而臧否之。而場面上之人。雖復派別萬殊。要皆牛羊。何擇。讀者勿誤以吾此言爲詈罵讀者。須知吾亦世人。所指爲場面上之一人。吾亦常爲彼臧否者。而吾自視在政界上。與人比較真。牛羊何擇也。恩李怨牛。徒益其擾。而於政治決無絲毫裨補。故此等政譚。吾極以爲無用也。

討論政策。則政譚家之正軌也。各國舉所尊尙。吾復何間然者。雖然。吾固言之矣。報紙上討論政策之文。絕非政府當局所能寓目。其在人國。言論家建一政策。一旦成爲輿論。或采爲黨議。自能變作法案之形式。以現於國會議場。議決則施之。有政我國何有者。今日以塞報紙篇幅。明日覆瓿而已。就使果能經立法機關以成爲法案。此策豈遂能貫徹不見自前清之季。以迄今日。所頒法令。殆如牛毛。而官吏與人民之心。心理視之。果何若者。是故吾儕討論政策。誠亦爲國民重要職務之一。然謂卽此可以大有造於國。則吾以爲正韓昌黎所謂如食螯蜚。得不償勞也。且以與政局緣遠之人。而欲在政策上爲正當且適應之批判。實可謂至難之業。蓋政策之爲物。不

能各各離立此策與彼策之間聯屬至爲緻密先決問題層層相覆突然就一事以翹示己之所主張曰吾欲云云雖說理極完措慮極密而當局恆覺其拘墟卽立言者一旦身當其衝或且不免喁然自以爲可笑例如外交上主張己國正當之權利橫逆之來必當峻拒誰曰非宜然當國力未充之時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往往口舌抗執愈久而所喪愈多於國究何益者又如財政上當涵養稅源確守平準天經地義誰能反唇然使正當舉國官吏軍士枵腹待炊之時重以門前債主雁行以立乃爲進說曰吾將爲汝濬稅源立長策此如誦說西江之水以慰藉涸轍之鮒其曷由傾聽此不過泛論一二其他亦何莫不然而愈剖析以及於各種之具體的政策則其與實際適應也乃愈難夫政策本無絕對之美而惟適之爲貴然則吾所主張之政策與吾所譏彈之政策其孰美孰惡方且在不可知之數讀者幸毋以吾曾一度立於政府遽同化於現政府之口吻吾生平最喜喋喋談政策當爲國人所共悉而吾年來之所感乃實如是也復次雖有善美之政策而行之必存乎其入所謂人者非徒在總攬規畫之人而已卽分任執行之人其重要亦與相埒譬之辦一工廠僅

得三數賢明之總辦坐辦難云已足苟無幹達之技師熟練之工人其事業之成敗且未可知今之中國非無良政策之爲患而無實行良政策之爲患此又政譚家所不可不熟察也坐此諸因故吾於政策之建議愈閱歷而愈不敢妄發蓋深有感於適應時勢之不易易而斷不敢漫爲無責任之言翹己長攻人短以賣名聲於天下又見乎每一政策之建議其不見採用者無論也或見採用勢必且改頭換面與原議之精神決末由脗合就令不爾而及其奉行之際恆支離不可究詰能使建議者深自怨艾悔不如自始不建此議尙不至流毒於世蓋吾年來此種感觸泛於腦際者已不知幾度不知當世之言論家亦曾與余同感否也平心論之謂政府當局必欲蹙吾國於衰弱天下斷無此人情誠有良政策亦安見其必詭詭而距其所以不能採用或採用而反生惡果蓋種種之形格勢禁使然而其總因則恆在社會吾儕討論政策誠不失爲國民義務之一種然徒斷斷於是則猶未爲知本也

商權國制者則深信法治主義探本窮源在政論中斯爲極致疇昔君憲共和之爭致相攘臂今雖稍衰熄矣而波瀾暫伏或且將蹴起於他方持此論者雖派別不同

而察其動機大率因人物之臧否空勞政策之討論徒費惟希望打破現狀以爲國家一綫生機其甚偏至者或則希冀復辟或則倡議聯邦其最穩健者則從事於總統制與內閣制之商略獨裁政治與議會政治之較量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之評騭夫復辟論之顯悖國體毫無價值誠不俟辨至於其他諸說誰能謂其無商權之餘地而此種商權之作何反響吾猶難言之進步黨之中華雜誌日本東京之甲寅雜誌皆報界中之善爲政論者也其操筆者多爲吾所親愛敬服之人其持論吾或贊或否否焉者不必論卽贊焉者仍覺其不能予我以安身立命之地非彼之不能予我也實則吾國政論之爲物其本質殆不能使人得深固之安身立命雖吾爲政論亦末由以此予人則猶彼也試舉一二說以爲例彼聯邦政制論吾夙所最反對也吾以爲此非徒反於今世政治之趨勢而已而我國之歷史地理實不容此種制度之存在勉而行之必非國家之福今吾姑棄吾說假定聯邦制爲利逾於弊而欲使聯邦制臻於善美必以各聯邦本身先臻善美爲前提然謂在單一制之下不能善治之國民一易爲聯邦卽能善治此理吾直無從索解又如國會政制論吾生平

所最信仰也。當前清之季，要求國會，吾嘗以爲救國之不二法門。卽今日有議更爲要求者，吾亦良不欲反對。雖然，謂但有此物而政象卽趨於良，則吾久已不復存此迷信。就客觀方面論，凡政治上有特別勢力存在之國，決無容國會政制發達之餘地。今國家方賴此特別勢力以暫維繫於一時，而謂但使有真由民選之國會，卽可以轉移政局而厝於安帖天下，寧有是理？就主觀方面論，則吾國固嘗有國會矣，而當時國人之視國會，何若？國會之有造於國家，又何若？者論者必曰：今日再開國會，其內容必有以異於前，其或然耶？然苟不示我以必可變異之實據，則吾斯之未能信抑吾尤望讀者切勿誤解，以爲吾謂有國會不如無國會。吾特以爲國會之有無，在今日政象會不足爲輕重，使吾國民有運用合議機關之能力耶？雖以今之參政院立法，院固饒有迴翔之餘地。彼英之樞密院，何以能變爲內閣？等級會議何以能變爲巴力門？豈非明效大驗耶？而不然者，則雖純正之民選國會，其究亦不過爲多數人闢噉飯地而已。吾之此論，不過行文之際偶涉波瀾，吾本非作政譚。吾何必與人辨聯邦制之利病、國會制之得失？吾凡欲以證明此種種者，皆治具而非制治清。

濁之原我國人試思之彼帝制也共和也單一也聯邦也獨裁也多決也此各種政制中任舉其一皆嘗有國焉行之而善其治者我國則此數年中此各種政治已一一經嘗試而無所遺曷爲善治終不可得睹則治本必有存乎政制之外者從可推矣蓋無論帝制共和單一聯邦獨裁多決而運用之者皆此時代之中國人耳鈞是人也謂運用甲制度不能致治者易以乙制度即能致治吾之愚頑實不識其解譬猶等是丸藥不能治病而惟思易以蠟封等是優伶不能擅場而惟思更其班號謂非大惑庸安可得要之凡商權政制者其最後之結論必歸宿於破壞現在政局而或思破壞全部或思破壞一部則程度問題耳故其極偏至者乃至於倡復辟或繼續革命夫能否破壞且勿論破壞時內界外界所受之危險何若疾苦何若又勿論使一經破壞後即能善治固不妨排萬難以從事顧我民所得破壞之結果究何若者豈其斯須之頃而遽健忘之我國民當思十餘年之政制曷爲維持焉不能善治破壞焉亦不能善治破壞維持循環數度終不能善治則知其病因必有在政制之外者不剔其病因而療藥之則或維持至數十年或破壞至十數度其不能善治如

故也。則夫政制論之辨爭其亦可以小休矣。

大抵欲運用現代的政治其必要之條件（一）有少數能任政務官或政黨首領之

人其器量學識才能譽望皆優越而爲國人所矜式

所謂少數者非單數也勿誤會

（二）有次多數

能任事務官之人分門別類各有專長執行一政決無隕越（三）有大多數能聽受

政譚之人對於政策之適否略能了解而親切有味（四）凡爲政治活動者皆有相

當之恆產不至借政治爲衣食之資（五）凡爲政治活動者皆有水平綫以上之道

德不至擲棄其良心之主張而無所惜（六）養成一種政治習慣使卑劣闊冗之人

不能自存於政治社會（七）在特別勢力行動軌出常軌外者政治家之力能抗壓

矯正之（八）政治社會以外之人人各有其相當之實力既能爲政治家之後援亦

能使政治家嚴憚具此諸條件其可以語於政治之改良也已矣吾中國今日具耶

否耶未具而欲期其漸具則舍社會教育外更有何塗可致者此真孟子所謂猶七

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蓄終身不得雖曰遼緩將安所避而或者曰今之政象

岌岌不可終日豈能待此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之計恐端緒未就而國之亂且亡已

見矣。雖然尤當知苟不務此而率國人日日爲無意識無根蒂之政治活動其能否禦亂而免於亡者吾敢斷言曰雖國亡後而社會教育猶不可以已亡而存之舍此無道也。而或者又曰在今日政象之下恐所謂社會事業者終末由進行吾以爲難則有之不能則未必也勿徵諸遠試思吾儕十年以來苟非專以政治熱鼓動國人而導之使專從社會上謀立基礎則國中現象其或有以異於今日亦未可知而舉國言論家目光專集注於政治致使馴愿者惟求仕宦耗其精力於簿書期會或且熏染惡俗日趨墮落其激烈者則相率爲秘密危險之行動一面流毒害於社會一面亦自毀其有用之身雖曰種種原因有以誘而激之而吾儕以言感人者又寧得不分尸其咎故吾以爲惟當乘今日政象小康之際合全國聰智勇毅之士共戮力於社會事業或遂能樹若干之基礎他日雖有意外之變亂猶足以支而非然者縱演十年來失敗之跡而國家元氣且屢斷而不可復矣夫以吾儕平昔好爲政論之人豈能盡改其度且今之政象又豈可無一人爲糾繩但吾儕宜毋專肆力於是焉惟時或忠告之以去泰去甚但使消極的不爲社會事業之大梗其亦可以已矣此

吾作此論之微意也

說幼稚

聞之達士之論政也。謂人民程度幼稚之國。決不能行憲政而獲佳實。夫人民程度如何而爲幼稚。如何而非幼稚耶。幼稚之義。如其名。欲知幼稚國民之性質。則觀穉子之性質而可見矣。吾嘗就感想所及。察稚子所以與成人異者若干事。刺舉之以資借鏡焉。

稚子特質之最顯著者。則易動於感情是已。稚子忽咷忽笑。一日間可以數易其度。然皆爲感情作用所衝動。非必有可悲者而始咷。有可喜者而始笑也。雖使稚子踴躍以赴一事。喻以理。驅以勢。爲效至微末也。惟投其感情而略挑撥之。則一童攘臂羣童。附和跳擲相從而無所反顧。前有陷阱。旁生荆棘。非所見也。當其結隊謹蹕。而或有人從而危之。則擗髀唾面之辱。殆所不免。此種感情作用。大抵獲良結果者。什僅一二。獲惡結果者。什恆八九。然寧俟惡果之既至。相與狼狽懊喪而已。當其進行中而欲抑之。所不能也。凡國民之活動。以感情爲惟一之動機者。卽程度幼稚最確。

之表徵也。例如抵制外貨也。拒外債也。征討某地也。於國中而排斥某種族。抨擊某黨派也。毫不計利害之所屆。而惟一闕而聚一闕。而散此稚氣之明效也。

綜合比較的研究力。與抽象的推理力。稚子所最缺乏也。凡與童孺語一事物。欲使其了解。計惟有羅列實物於眼前。一一指點之。次則示以標本圖像。要之惟具體的事物。乃能索解。而抽象的事理。決難領會。若夫一事物與他事物之聯絡。及其因果關係。則尤非稚子之腦力所能及也。故稚子不解推理之作用。其或偶從事於推理。則亦惟皮相之見。取其偶類似者。而妄認其關係耳。例如見夫透明質之冰塊。含於口中。而能溶化也。他日見透明質之玻璃塊。亦含於口中。而欲化之。稚子之推理。大率類是也。是故與稚子語者。若遵嚴正之論理法式。窮原竟委。以求真是。則聽者惟恐臥。惟以簡單無條理之語。語之。則歡喜聽受。別擇力者。稚子所絕無有也。雜陳諸義。使之廣聽。而自由下判斷。則惟有滋其惑耳。故武斷之論。與童心最相應。而周徧之知。非豎兒所能入。故必程度成熟之國民。然後政治問題。乃得列於衆論。在程度幼稚之國。則自始無所謂政治問題者何也。政治問題。無一不爲抽象的。必經種類。